



我的张店 我的记忆

□张鹏飞

我对张店最初的记忆,是从1975年冬天开始的。为啥记得这么清楚?因为有一个难以忘却的时间节点。

那年冬天,二姐顶替父亲参加工作得到了单位批准。父亲带着我,从张店回博兴老家去接二姐,安排停当后,小叔套上牛拉的地排车,送他们去车站。送行出村的那一刻,我才明白,这是不让我跟啊!“哇”地一声,我哭了出来,跑着、喊着追上地排车,从后面爬了上去,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肯下去,父亲拗不过我,只好让我跟着。那一年,我5岁,二姐19岁。

此情此景,恍如昨日。或许是那一跟,注定了我跟二姐有了一种分不开缘分的缘分,我的乳名是她起的,也是她把我从小看大的。父亲原本是一名“老供销”,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了工作,20世纪60年代初曾担任淄博市供销社物产科科长,后来调至淄博市废旧公司工作。

当年的废旧公司以收破烂为主,可谓家大业大。记忆中,公司就在张店安乐街,与当时的张店区委、区政府办公楼,仅一墙之隔。1976年,公司新址在新村西路71号建成,即现在的张店区中医院对面,旧址变为职工宿舍。

沿杏园路至东外环处,是废旧公司的东货场。原淄博汽车站旧址以北,即后来的张店星火技校至粮机宿舍以南,为废旧公司的西货场。此外,斜马路上还有两处门市部,一处是废品收购

门市部,一处是五金门市部。

五金门市部旧址位于淄博市火车站广场以北,即现在的齐韵大酒店东北角附近,是我铭记一生的斜马路5号。它位于马路西边,南邻是一条胡同,胡同的西头,张店区车站街道办事处在此办公。

二姐顶替父亲上班后,父亲从“张科长”变成了五金门市部的看门“老张”,但同事们还是习惯地喊他“张科长”。在那个占地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斜马路5号,我度过了儿时与父亲相处的一段美好时光,成为抹不去的记忆,也让我见证了淄博火车站一带50年的变迁与发展。

有一次,五金门市部的钥匙不见了,父亲毫不犹豫地换了一把新锁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没有给我一点说教,只是在做,影响着我以后的处事风格。

还有一次,我与父亲的一位女同事发生口角,女同事桃李年华,明眸善睐,我一巴掌把人家打得流下了委屈的眼泪。她就是我的曹姐,这种歉意这么多年一直埋在我心里。当时,父亲可不允许我这种飞扬跋扈的行为,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,还踢了我屁股一脚。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揍我,也是最后一次揍我,让我看到父亲严厉的一面。

门市部有一辆三轮车,闲来无事,我就在那里蹬着玩,不知不觉还真学会了。六七岁的我曾骑着三轮车带着父亲去换过液化气罐,那时,张店火车站广场前,还是一片低矮的小平房,也没有红绿灯。三马路(原中心路)也不宽,车辆也少。

后来回到农村,我对小伙伴们说,我会骑三轮车。他们都不信,后来我想,他们连三轮车都没见过,咋会相信

我会骑呢?对此,我骄傲地认为,我是俺村第一个会骑三轮车的人。

“童年的经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。”这话不假。在成长过程中,我始终以“自信而不自卑”的心态面对各种挑战、困难、挫折,安然度过生活中的不如意、不顺心。感恩父亲与我相处的10年中,给我奠定了超强的心理基础。

时光飞逝,转眼就是1987年,张店火车站更名淄博站,站前那片小平房不见了,斜马路5号也消失了,车站办事处也搬新家了,“破烂王”也更名淄博市再生资源公司了。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火车站广场,在斜马路5号旧址上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大型商场,即淄博人民商场,把我儿时常去玩耍的地方——张店第二百货商店直接碾压。人们习惯称张店第二百货商店为“二百”,即现在淄博康明眼镜店的位置。“一百”和“二百”相隔不远,也在中心路上,后来更名绿岛超市。直到淄博百货大楼的兴起,它们才完成历史使命。

岁月如梭。1988年,在父亲去世8年后,我和母亲符合淄博市照顾干部家属、子女农转非的政策,历经种种沟沟坎坎,我正式成为一名淄博人。

那一年,淄博火车站广场上屹立起“世界短篇小说之王”蒲松龄的雕像,面南背北,神韵悠远,成为一个广场的灵魂所在。雕像仿佛在告诉来淄的四海宾朋,这里是聊斋故里。可惜的是,2004年,火车站广场进行改扩建,蒲松龄雕像被请进了广场北边的玫瑰大酒店,不再迎接远方朋友。而广场新矗立的“齐”字雕塑,喻意齐国故都。直到2022年9月份,淄博火车站南站房启用。随着对外窗口的南移,淄博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拥有几千年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元素

的城市,可谓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。

1989年,张店天乐园商场开业,这个新邻居让淄博人民商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岁月更迭,各领风骚十几年。2002年7月9日,淄博人民商场实行定向爆破,一声巨响,承载人们另一个美好记忆的购物场所,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20年后,淄博火车站北广场建设工程启动,天乐园辉煌不再,繁华谢幕。同时纳入规划的还有安乐街一带、兴学街一带,声势浩大地推动着一个城市再次华丽蜕变。

张店古称“黄桑田”。儿时,有一个顺口溜这样调侃张店:一个公园一只猴,一条马路一座楼,一辆汽车来回走,一个警察看两头。那时张店真的很小,我的活动范围也很小。从火车站步行,沿中心路一路向北,我最远到过共青团路东北角。最初的淄博市博物馆就在那里,陈列着一排排用塑料做的军人模型,他们姿态各异,形成一个排山倒海、冲锋陷阵的战斗队形,让我百看不厌。后来我参军,也成为一名战士,服役结束后,回到淄博,再也没有离开淄博这片热土。

沧海桑田,“黄桑”巨变。自从斜马路消失之后,火车站、人民商场、天乐园等著名地标,你方唱罢我登场,承前启后,因时而生,因势而退,在人们的记忆深处,打上了物质与精神的烙印,历久弥新。

半个世纪来,淄博中心城区张店从十几平方公里,发展到现在的130余平方公里,且规模宏大、气势磅礴,集行政中心、文化中心、金融中心、体育中心和休闲中心于一身,呈现出一座现代化新城的靓丽容颜。

美哉“黄桑”,美在淄博。

我爱这深秋

□管淑平



树叶,在米黄色的雾中,簌簌落下;阳光的针脚,在雾中,若隐若现。若非在秋天,定是见不到如此迷人之景的。下了雾,起了露,秋天也深了。

深秋的阳光,是个神奇的画师。风一吹,天气就凉了,它轻轻拂过,树叶便被染上了五彩斑斓的颜色。金黄、橙红、深褐,每一片叶子都像是被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银杏叶如金黄的小扇子,扇走了夏日的炎热,扇来了秋日的清凉;枫叶似一团团燃烧的火焰,在枝头跳跃,为整个秋天增添了一抹热烈的色彩。风一吹,这些叶子纷纷扬扬地飘落,犹如一场翩翩起舞的叶雨,铺就了一条柔软的彩色地毯。

深秋的阳光,少了夏日的炽热,多了几分柔和与温暖。我喜欢这深秋的阳光,温柔可亲,像一团温暖的棉絮。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,洒在地上,斑驳一片。那满地的光影,像是被打碎的金子,熠熠生辉。在这温暖的阳光下,果园里的果实都成熟了。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,像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;金黄的梨子压弯了树枝,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喜悦;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,如玛瑙似珍珠,散发着诱人的甜香。

田野,是一片丰收景象。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,微风拂过,涌起层层金色的波浪。农人们辛勤劳作的身影穿梭其中,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笑容。那笑容里,饱含着对大地的感恩,对生活的热爱。田间的小野菊也悄悄绽放,它们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草丛中,为这片金黄增添了几分淡雅的色彩。

傍晚,我喜欢去湖边走走。湖面,平静如镜。岸边的芦苇在秋风中摇曳,洁白的芦花如雪般飞舞。湖水倒映着天空和岸边的景色,宛若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偶尔有一片落叶飘落湖中,泛起层层涟漪,打破了这份宁静,却又增添了几分灵动之美。

秋天的夜晚是比较冷的,但是宅在屋里,有门窗抵御,便可以不再惧怕这寒冷。深邃的夜空,看不见它的边际,抬眼之间,只有繁星璀璨。清冷的月光洒在大地上,给世界蒙上了一层银纱。草丛中的秋虫在低声吟唱,那分明是秋天最美的心声。

深秋,它没有春天的生机勃勃,没有夏天的热烈奔放,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。它是成熟的象征,是收获的季节,更是值得思考与沉淀的时光。

天堂鸟

□李连玲



儿子带回来两盆名叫天堂鸟(学名:鹤望兰)的花,一盆送给了我,另一盆送给了他的岳母。儿子说这种花的花期很长,可以持续两到三个月。我的天哪,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花,听到这么好听的花名。天堂鸟有着茂密翠绿的叶子,几乎遮满了整个花盆。花中间有一个精美的铁丝支架,支撑着一根茎,茎的顶部开着两朵娇艳的花,红黄白相间的花朵,宛如展翅欲飞的鸟,美极了。

天堂鸟到来,我家里顿时生机盎然,真的是蓬壁生辉。为此我每天看着那美丽俊俏的“鸟”,开心而快乐。唯恐一不小心它会飞走,一会儿为它浇水,一会儿为它松土。有事没事地跟它聊天,甚至经常给它背诵唐诗宋词听。朋友说,家里有了一盆这么美的花,我整个人都显得精神了,总是笑得像花一样灿烂。的确,这盆花给我带来了无限愉悦。我感觉到有使不完的劲,用不完的力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快乐地过着,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。天堂鸟依然栩栩如生,花盆之中,绿叶翩翩,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生命的韵律,极富诗情画意。我喜欢这天堂鸟,我也喜欢这诗意的盎然绿意。于是,我特地去买来了花肥。有了肥料,叶子更加郁郁葱葱。

一天下午,阳光透过纱窗,把斑驳陆离的光影洒在花盆上。我沏了一壶淡淡的茶,拿着一本林清玄先生的书,坐在花旁,准备读给他听。突然,电话铃响了,儿子告诉我说,岳母给他打来电话说那盆花是假的。

假的?我轻轻地抚摸着那两只待飞的天堂鸟,再看看那个精致的小架子,还有那些绿油油的叶子。我宁愿相信是真的。叶子是真的,只是,花是假的。

我哈哈大笑起来。突然,我想起了一个故事:在海边,一个摄影家追着一群白蝴蝶跑,跑到白蝴蝶旁边,不是举起摄像机,而是扑上去伸手抓了一只,然后,颓然地张开手,在他的手里,是一片白色的纸片。远处,那些白纸片还在犹如白蝴蝶般地飞舞。那位摄影师的失落与无奈,竟与我此刻的心情如此相似。但很快,我便释然地笑了出来。

我不忍把那展翅欲飞的天堂鸟摘下,因为花下还有茂盛的叶子,还有我每天精心松过的土。

我打开了林清玄先生的书:“一个人如果愿意时常保有寻觅美好感觉的心,那么在事物的变迁之中,不论是生机盎然或枯落沉寂都可以看见美,那美的原因不在事物,而在心灵、感觉,乃至眼睛。”

野山楂

□罗宗

拐进崎岖的山路
我们遇见一树野山楂
在这干净的空气里
红透的果实像致幻术
让我们心生欢喜

我们的脚步
惊醒了那只挑食的小麻雀
它眼中闪烁警觉
歪着头打量这群陌生人
一声轻鸣,飞向湛蓝的天空
那片熟悉的树影
仍温暖着它的灵魂

我们伸手去触碰那诱人的红
酸甜的果汁
夹杂着山风的讯息
将岁月里的纷扰洗净
留存最初的纯粹

小麻雀在天空盘旋
不舍离开这片奇妙的天空
或许它的心灵
早已与这树野山楂融为一体
像我们一样,依依不舍

我想,若能再回到这里
一定会和那只小麻雀
一同分享这份简单的幸福



深秋的大河水库,芦花飞舞,秋水如镜。

(史章 摄)

北漂 北漂

□王大鹏

我已不再年轻,虽远未苍老,但正疾驰在通往苍老的路上。都说人上了年纪喜欢回想过去,追忆青春,我这个岁数雄心犹在,但仍不免会常常缅怀那段糊涂至极的青葱岁月,我的北漂岁月。

“咣当、咣当、咣当”,老式的绿皮火车不慌不忙地向前爬着,两节车厢的中间挤满了没有坐票的人们。我凝望着窗外的远方,年轻的躯壳包裹着悸动的心脏和稚嫩灵魂,夹杂着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壮烈情怀,一路向北,没有丝毫的疲惫。

我北漂的前期是幸运的,我的女哥们早我一年多进京,交了一个跑生意并有积蓄的男友,在五环附近的村庄租下了一整套小院落。那时的北京五环属于郊区,是荒凉和寂寞的。那个小村子更是偏僻得离谱,要沿着两旁杂草丛生的小路行走约七八里,向右转出老远,过了一座不大不小的拱桥,再走老远,前面便是人声嘈杂、热闹至极的小村子了,真有些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感。这小小的村子一股脑地挤进了近两万人,当地“土著们”脸上乐开了花,拿着租客的租,整日悠哉悠哉,不用工作也可以丰衣足食。

我那女哥们“巾帼不让须眉”,为人

很是豪爽大方,故而我与她的另一位男哥们——我称之为“老哥”,过着不愁吃喝的日子。然而这却麻痹了我那本就不思进取的神经,除了偶尔写一点拙劣的文字,就只剩下浪费生命这一件事情可做了。这期间,我那当年文艺、优雅的母亲曾去看过我,偌大的背包压在她纤弱的身体上,里面是五花八门的生活用品。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,更何况母亲总以为我会踏踏实实地点什么,而结果却看到了无所事事的我。她失望地叹息着返回家乡,从此我便被定义为好高骛远、不学无术。

好景不长,女哥们和男友分了手,她搬去了另一片郊区,临别时留了些钱给我和那老哥。好在房子租期未到,还有容身之处。没了靠山,需得自食其力,找工作便成了当务之急,于是在此后的日子里,我几乎跑遍了京城各个角落。

我那老哥倒也蛮热心,陪我跑了几家中介。老哥中等身材,戴副眼镜,相貌憨厚,年长我七八岁,虽未到而立之年,却已出现严重的谢顶,加之一脸沧桑,说他是我叔也有人信。这老哥是写歌词的,曾有一首被一位小作曲家录用,拿去给一个小歌手演唱,得了些许稿费,但最终人和歌都未火。这次经历

除了给他本就平庸的写作水准增添了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信心之外,没有任何作用,反倒是害了他。后来听说那老哥为了生计跑去天桥摆地摊给人算命,也真是奇葩了。

工作还未找到,房子已经到期,那老哥去了别处,我在村子的另一头花很少的钱租了一间小棚屋,只一张床便占据了四分之三的面积。我已记不清应聘了多少工作,但结果只有三个:一、被告知根本不招人;二、被告知人已招满;三、没有任何专长的我被淘汰出局。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仍满载“怀才不遇”的悲愤游走在大街小巷。

生活总是现实的,为了省下一元钱,我步行十几公里,因为一元钱可以买两个馒头和一袋咸菜。我睡过草坪、睡过连椅,喝过工地上的凉水和太阳能里的热水。物质上的艰苦并没有摧毁我做白日梦的精神,因为在我们当中流传着“北漂的人要想出名就得吃苦,只要肯吃苦早晚能出来”。不否认的确有北漂的成了明星、名人,我的家乡也有一个著名的摇滚歌手,早年北漂也是在吃苦中混出来的。可是当时的我,思维和智商是多么可笑呀,我连主次都不分了,吃苦受累只是次,真才实学才是主啊!

在一个寒风凛冽、大雪纷飞的冬日,在我被某培训机构骗了一千元之后,终于放下了那如同泡沫般的宏伟目标,锁住了那如同得了狂躁症的无底欲望,收拾细软,灰溜溜地踏上了返乡之旅。

依旧是来时的那列火车,依旧是两节车厢之间的无座区域,依旧凝望着窗外的远方,我在思考,想着京城的车水马龙、金碧辉煌,想着京城的人情世故、世态炎凉,想着那个小小的村庄,理发的挣了钱、卖馒头的挣了钱、卖菜的挣了钱,就连收破烂的也挣了钱。而我,却一无所得。

老式的绿皮火车又在慌不忙地向前爬着,一路向南……



“小博”约稿